

松
竹
金
龜
漫
錄

丙寅夏初白叟之題



松蔭盦漫錄卷一

尊聞閣筆記

西國公主

見同治十二年四月初六日申報

西例聽訟必戴髮冠。人莫解其故。究所由來可發一大謬。蓋髮冠者即髡者之假髢也。古有一西國公主姿容妍麗體態溫柔皓齒明眸修蛾鬢髮芳肌勝雪吹氣若蘭秋波一轉百媚橫生見者無不色授神與魂銷心死天潢貴胄世爵公子每思一得其當藉邀顧盼第公主意中殊少許可者擇對甚苛頻年待字於時駟馬高車臨門求見者指不勝屈公主心厭焉思有以絕之公主嗜食杏仁一日自擊破之而授與一客使食一半與之約曰嗣後以物相授受之際須云記得二字如或忘之各有所罰設汝忘則髡髮我忘則以身屬汝客曰善然以後有時會晤笑談之際多於無意間致誤因是髡髮者踵相接爰製假髢飾之髮冠蓋自此始也當時人多惑於公主之美故雖受髡髮之戲亦竟不捨必思有以致之顧公主明慧非常機警百出閱人

雖多而人終無間隙之可乘。一日有某國王子至其人丰姿秀出。倜儻不羣。公主意亦悅之。相見時。王子每以兩手藏於腰橐。公主異而詢其故。王子曰。敝國之禮甚嚴。男女不相授受。公主曰。設欲畀物。若何。王子曰。可代以足。公主曰。如是。則與余約適相反。何能成姻事耶。王子曰。恐受卿所簸弄也。公主曰。然則汝來不徒然乎。王子曰。慕卿愛卿。願一見以爲快。公主笑曰。汝以爲快。奈我以爲不快。何啟齒嫣然。殊有深意。王子與公主往來約一載。情意愈密。投契益深。一日公主誤遺巾於地。令王子俯拾之。王子鈎以足。翹而授之。公主無奈。略屈身以接之。曰。我不敢忘。又一日。公主邀往游別園。飛樓峻閣。曲水迴橋。鳥語泉聲。花明柳媚。公主曰。如此美景良辰。何不暢談衷曲。而爲是默默耶。王子曰。雖然。彼此皆懷私計。雖游亦不能暢懷。也不如各袖其手。並肩散步。庶可脫略。王子婉轉言之。公主始一笑而從。於是同行樹下。山花山果。簌簌墜衣。時梨已嫩熟。香沁鼻觀。正慮取之無術。忽有一梨低垂至肩際。芳馨滑潤。口爲流涎。公主因命王子取之。王子乃以口囁之下。而令公主以口承之。公主笑。

銜以齒而未言記得二字於是遂歸於王子此亦訂姻之創格伉儷間一段佳話也。

何明達

見同治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申報

何明達。粵西桂林人。商於嶺南。挾資數千。頻年虧折。所存者千金以下耳。何因旅況無聊。偶隨朋儕作曲巷游。過眼烟花。何本不甚着意。先是何隨友輩在新墳地買醉。花天酒地。騷興悠然。座客陳某謂此地過於徵逐。雖金迷粉醉。究不合雅人幽會。不若暗裏平康之得靜中樂趣也。衆謂其迂腐。嗤之曰。君素不履鶯花庭院。只合於羅刹鬼窟。獨擁母夜叉。作人體飲局耳。陳曰。君等濫矢風流。實花月場中餽養。但士各有見。君等不見靜中之趣。猶余不見鬧中之樂也。自今往。請揚鑣分道。陳與何頗相莫逆。嗣遂招之作游。偶憩於仙城巢雲別館。即私娼院也。陳所眷者名翠蓮。頗風韻。略知染翰。鎮日於碧桐窗下作茂猗書法。見之者頗許爲香國翹楚。是日陳何踵院。何見翠蓮。頗具林下風姿。隱相傾羨。倏見有淡妝素服麗人。從簾外過。蓮瓣纖小。逼近吳下趾。其舉止哀艷。又若江采蘋樓東獨步焉。陳指以問翠蓮。蓮曰。此求售者。

以其選擇良苦。尙未經有主顧。陳請荐諸何倩翠先容。翠曰。事必無成。陳曰。女元龍太過高自位置。豈欲得王孫貴介耶。翠曰。非也。伊有隱衷。難於盡說。何曰。請道其略。翠謂伊遭逢家難。鬻身至此。然不屑作柳絮隨風。院主憐其幽淑。聽其備價自贖。苟有作泥中援拾者。伊寧委身事之。若作道傍花相視。伊不顧也。陳曰。伊肯與人接談否。翠曰。與予頗相傾慕。謂予能知其苦也。何曰。伊果以遭難墮溷。復能卓然自立。此有志節女也。如可贖。願傾囊相助。蓮走告之。携入見何等。訴苦衷。據言本姓譚氏。某宅之育女也。夫籍西粵。姓王名基。客游至此。於前歲娶妾。以事被逮於官。客囊耗盡。需百金始能出獄。妾念夫妻大義。鬻身以成之。迨夫脫獄。妾遂墮火坑矣。又念身本清白爲夫故。不惜自鬻。但不能作章臺柳。攀折由人。蒙院主深憐。許吾自贖。苟能脫妾於苦。當作婢以圖報耳。何聞之不勝感慨。曰。尊夫與吾同籍。不忍見其家屬流落。如可贖。即措貲相助。但不知尊夫已西旋否。婦曰。半月前聞伊尙逗留司後街。何曰。待吾訪確。使復團圓如何。婦聞崩角在地。曰。皇天后土。實聞此言。粵海冤禽。復逢比

翼。非君之力不至此。何果於司後衙訪得婦原夫爲道其故。助貲使往贖。婦夫妻重會。不啻破鏡重圓也。

娶瞽女

見同治十一年六月初五日申報

悔婚非古也。然而婚媾之間。不以盛衰易志。不以殘疾易心。求之賈人之中。殆未易多覩。梁昌期穗垣之李家園人。自幼憑媒聘定王氏女爲妻。梁雖中人產。而其父某翁。近以買遷得志。獲利數倍。遂與富者相埒。擬俟向平事畢。高隱娛老。一日有岑姓者至。固昌期之媒也。某翁歎之。因言方欲邀君玉趾。不圖先賜光霽。實獲我心。岑曰。君知令親家家事乎。某翁曰。未也。岑曰。令親家作賈江門。大遭折閱。家遂零落。視昔不啻霄壤。然此猶無與君家事也。豈意梁伯鸞未賦雙飛。孟德曜已成雙瞽。蓋王女櫻目疾。屢醫不痊。不獨針神諸務盡行廢棄。且紅闌微步亦須扶掖而行。竊恐無目文姬。未足作豪家佳婦。某翁聞而愕曰。方擬爲男受室。詎意媳成廢人。君將何以教我。岑曰。王女之許字君家人所知也。君當采菲時。固無此疾。今若以疾故而遂背之。

恐非古道。且娶瞽妻一節。在昔已有行之者。昔彭日正之妻。未嫁而瞽。或勸彭另婚。彭正色曰。我以瞽而棄此女。誰復俯拾之者。且女不幸而瞽。而我棄之。設我不幸而瞽。而女亦將棄我乎。遂定意娶之。岳高其義。願飾美婢爲媵。彭却之。竟娶此女。終身敬之不衰。此其古道照人。談者猶爲之起敬。而令嗣與彭同遇。豈可讓其獨爲君子。某翁曰。君雖教我以正。但此事仍須與愚男共酌。以免終身之怨。遂以此事問諸昌期。昌曰。此婚由天所定。背之不祥。岑遂贊成之。竟於月之十八日完聚。却扇時。柳眉掩月。蓮臉添窯。以眼波不流。而愈形莊重。論者謂昌期所行。有古道焉。其立論雖不及彭之高。而不忍棄瞽妻。事則一也。此事較之西關某姓所行。其厚薄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計。先是某姓子已聘定何氏。女正嫁而膺廢疾。雙足不良於行。某姓嫌娶此不能行之媳。恐貽親賓訕笑。竟棄之。女父卒不允。欲控其悔婚。某姓願以百十金爲此女養贍費。女父利其賞。遂罷無語。此女以身無所適。鬱不得志。時自嘆恨。未幾。竟以憂死。吁。以貧而悔婚者。其事世所時有。然爲所悔者。未必終身皆貧中人也。一旦

擁厚貲。則齊姜宋子。且隨其後。悔之者徒爲人所笑耳。至於以疾悔婚。則其事尤爲刻薄。蓋女旣膺疾。若非在昔締婚者。誰復肯爲葑采。當此者宜存厚道矣。

俠士見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申報

都中有車卒。名鍋五。終日拉短轎車。以濟饔餐。一日警有一勇士雇其車。自言俞姓。且多與之金。方上車。輪如飛鳥。鍋亦不自知其挽之速。蓋倏忽已抵河南界矣。勇士在車上無他異。惟日弄鐵丸。如橘柚大。俄而塞鼻中。須臾下垂如筆管。鍋駭異。士多方慰之。鍋方安。但每住宿。則酒肴錯雜。羅列甚奢。不知其何自來也。一日至江邊。見上游有十數艘飛馳而至。似欲甘心於士者。士顧鍋笑曰。彼自送川資我也。得當分汝。乃從容舞雙鐵丸。但見白光無數環繞。寒氣逼人。須臾。上游飛馳之舟。已杳不知其所之矣。從容收雙丸。視岸濱。則赫然得銀五十錠。遂取半以付車卒。卒不敢受。勇士怒曰。我非掠人者。彼自送來。我取其二十分之一耳。汝不受。疑我也。詞色俱厲。鍋懼乃受。於是轉車。倏忽又至山東界矣。鍋係內黃縣人。見家鄉近。亟求歸。勇士乃扣

其車驢。又付車金以償之。鍋行不數步。迴顧。但見白光數道。向東而去云。

扒竊巧計

見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申報

扒手之施巧計。行竊向以蘇州爲最多。自逆髮擾蘇後。商賈皆移市於上海。而若輩遂亦均集上海矣。某穿綢紗皮袍一件。在邑廟之豫園游玩。見有說因果者。乃就憩而聽焉。座方定。忽來一人。衣冠亦翩翩然。手持旱煙袋。聯坐其旁吸烟。兩目他顧。而煙筒中之火。適落某皮袍之上。急爲撲救。已成焦洞。此人即小心賠禮。似有萬不過意光景。某見其惶恐如此。亦莫可如何。乃此人再四思維。遽曰。東園門後。即有織補之店。可否同往。代爲織補。以免抱歉。某無奈與之同去。及至該店。言明銅錢七百文。此間織補手段甚捷。本可立而待其成也。此人隨於手巾包內取一元給付。店家找還餘錢。其時見手巾包內之洋錢。共有二十餘元。某遂脫衣令補。立而待取。此人尙十分盡禮。若不勝其忸怩者。遂又曰。立候無聊。園門口有松式饅頭。得此餘錢。可以小酌。同往一飲可乎。是時某着短衣立店門外。自覺旁觀不雅。欣然允往。並見此人

如此殷勤。反甚歉然。進店飲未數杯。此人嫌酒不佳。起身往廟前沽史公酒。而以手巾包及餘錢。囑某代爲看守。遂借壺往沽。豈料一去之後。竟如黃鶴。初以爲有此手巾包。且其中尙有銀洋。自可無虞。及久候無蹤。將手巾開看。竟一無所有。方知被算。急至織補之處。則皮袍已取去矣。詢其取去之由。蓋即沽酒時。前往聲言。即刻船家來催。便須解纜。並有要事。不及守候。所付之錢。可留俟下次來補。店主不知是詐信而給之。迨四處追尋。已不知去向矣。

象

見同治十一年四月初三日申報

咸豐時。京師畜象均斃。同治八年。廣西撫臣奉旨覓象貢京師。越南聞知。即貢馴象二。陪象一。馴象稍小。陪象則昂然一老者也。行至武昌省城。例應送督撫各署驗貢。督撫各官俱集於大教場犒賞如例。後方赴各署。令人縱觀。不少禁當。是時象官升公座。象奴引象至。令其叩見。犒賞披紅後。令其叩謝。象遂先跪前二足。次後二足亦跪。三叩首而起。毫不失儀。觀者嘖嘖稱異。先一日。老象因沿途受暑。遂病殆。知將死。

即向二象垂淚。二象亦對之流涕。至騷象日。老象不肯行。象奴與言再四。始同二象出步履艱澀。流涕不已。行至大教場成禮後。徑由原路出城回柵。不願再往各署矣。迨二象回後。三象相視。淚如泉湧。其悲勝於前。至次日。老象遂斃。二象哀吼屢日。淚愈甚。又數日。二象始行。蓋無日不泣焉。方象之赴各署也。有鬻鮮桃者數人。息於市旁。二象止步詳視。擇其桃之大而紅者。以鼻取數枚。人方謂其自食也。忽捲鼻至背。以桃進象奴。二象皆然。若互相爲謀者。異哉。夫象蠢然一物也。觀其誼篤同類。禮敬象奴。果有以異於人乎。

石窖黑米

見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五日申報

漢口有人掘得一石窖。皆石塊砌成。中有米二千餘石。色已黑。未經霉爛。尙成顆粒。並有三國魯子敬遺碑一塊。第傳者不知碑文所述。果係魯子敬藏米之事否。抑或爲他事也。碑與米果屬一事耶。抑兩事湊成耶。抑米自爲米碑。自爲碑耶。然碑爲三國時碑。米果爲三國時米。歷時二千餘年。藏於土石之中。飽受潮濕之氣。猶能分辨。

顆粒有是理耶。吾恐碑爲三國時碑。米或後人所藏。將此碑置之土中。故作狡猾。以爲怪異。亦未可知。此米曾有人携至上海。閱之竟與傳說無異云。

海中浮木

見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九日申報

川沙海口有浮木一段。非枿非椐。色黑而紋堅緻。爲漁人撈取。適釣船中以乏薪告。遂劈供晚炊。食未已。風浪大作。船如萬馬蹴踏。顛簸片刻。遂覆於水。漁人一家五六口。無一獲免。而鄰船則安堵如故也。

禿龍

見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四日申報

勒樓人抵省言。該境至軍機寨一帶。傷屋百餘間。傷人百餘口。稽其故。則俗傳禿尾龍過此也。其時風雨晦暝。天地異色。非常震動。故有傷屋傷人之事。尤奇者。於死亡百餘人之外。尚有三人。杳不知去向。土人又言。龍由該境過百潛而去。後患尙未細悉。噫。龍之靈固昭昭也。而出則挾風雨。傷人物。究何取焉。且據人言。該龍禿尾之故。係由人所剝云。

上海城隍廟神羊 見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七日申報

上海城隍廟向有放生綿羊數十隻。內有數十年者。有十餘年者。有數年者不等。其最年久者。往往出游城鄉各處。人皆知爲邑廟中羊。不敢驅逐。任其所之。又能往搭各處航船。至乍浦海鹽等處地方游歷。數日仍附原船回廟。初欲搭船他出。先至船所傍之岸。俟船將開時。方始跳入船中。眠於隙處。以候解維。即船主驅逐。亦復不去。已至其地。羊即上岸而去。並能附此船出。附彼船回。各航船主均知爲邑廟物。習以爲常。任其附載。亦不之怪。夫羊知跪乳。世稱孝獸。然亦蠢然一物。所至之地。花果草木。踐踏尤甚。乃此羊游歷所至之地。往來所附之船。皆任其行走居處。而不之逐。殆已具有靈性。方能如此馴良。不至取人厭惡。謂之神羊。夫誰曰不宜哉。

蛇異 見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九日申報

介蟲之有毒者。以蛇爲最。山海經所載。形狀詭異。駭絕人寰者。不一而足。然非世之所習見也。世傳孫叔敖所見兩頭蛇。人見之則死。故孫叔敖鋤而埋之。欲使人不

復見也。夫蛇縱有毒亦何至見而即死。殆其不祥過於服鳥故見者即有與世長辭之患耳。若西國所言之雙頭蛇則非特崇與此異。即形亦與此殊也。蓋兩頭蛇則首尾皆頭而無尾。雙頭蛇則兩頭並聚而尾固存。現聞西國碩儒捕得此種蛇一具。雙頭角立修尾豐鱗。頭中各具雙目。四眸炯然。苟有逐之者。則雙頭合湊如一。所以便於蜿馳。若優游於長林豐草間。則雙頭分道歧視。各存顧盼。審其血氣之管。亦各有所貫注。而無不歸本於一體。詭異哉。誠介蟲中奇觀之一。然固無獨有偶也。聞西儒復捕得一蛇。與前蛇同類。雖修短不齊。而頭目一致。造物之生物。殊屬不可思議矣。

巨蛇

見同治十一年六月二十日申報

帆船名安活。由華釐布往卑釐地方。駛行將近兩月。已抵亞非利加之西。一晚見海中巨魚無數。環繞其船。然無他異也。迨翌晨八點鐘。船主見船畔有物亟呼伙長等。諦審之。約類乎蛇。巨腹修鱗。獰惡莫可狀象。方吐咋間。蛇忽昂首離水面木立。遄行若風檣。目不及送。脊儼具翅。其大翅離首約八尺許。又另有小翅一具。自首至尾。約

長十五丈。轉瞬即逝。船主伙僕航海二十餘年。水中介族亦未見有若是之異者。吁可怪矣。

天雨粟

見同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申報

湖北黃州府黃陂縣之西鄉。一日天氣晴朗。纖雲俱無。忽狂飄大作。昏暗異常。雨聲淅瀝。如落冰雹。然約一時許始住。出而視之。遍地皆粟粒也。其色焦黑。如多年霉壞之米。又似經火者。取而食之。其味略苦。土人試以烹粥。清冷不稠。水亦微黑。相近十餘里內。均如此云。

鼠銜尾渡河

見同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申報

青山之間。近日每天明之際。河邊人家及舟中人早起者。均見無數鼠子由河之東岸而來。將及河畔。乃紛紛銜尾魚貫而行。或數十。或百數。餘浮水而渡。至西岸。遂紛然四散。好事者追視之。則已不知去向矣。正二月間時。金牛地方。亦有是事。數日之間。鼠之渡水者。不下千百之多。

雙齡 見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申報

雙齡。邗江村僻女也。年十六七。秀骨丰肌。眉目如畫。望之若神仙中人。家固貧。紡績自劖。依母爲活。偶有齷齪。隸見而悅之。欲娶以爲婦。逼脅再四。女乃引刀自刺其臂。血溢衿袖。哭甚悲。薦紳某憐其志。訴邑宰而懲是隸焉。時有越人張秋士者。游毘陵太守幕。過維揚。客中無以自遣。偕二三友人出郭。翔步野花蓬勃。好鳥勾勒。略一瞻顧。有女郎掩映竹籬茅舍間。凝睇之。玉樹瓊英。未足方喻。蓋女郎非他。即雙齡也。生乃嘆曰。玉人如可購。何吝明珠一斛哉。遽倩隣媼示意其母。其母曰。老身衣食皆賴女十指。嫁之則殘朽無以自存。如郎君果欲得而甘心。非五百金不可。生檢點囊資。十不及一。籌思無術。嗒焉若喪。女知之。謂母曰。覩郎君器宇不俗。必非長於貧賤者。兒若得所。母無憂矣。何求重值耶。母不忍拂。廉其價而遣之。生遂獻囊載女而歸。夫人賢且勤。見雙齡斌媚可人。頗生憐愛。即典質釵鉗爲女製衣履。令生撫么絃也。女事夫人亦良謹。不苟言笑。米鹽瑣屑。能代夫人經紀。夫人曰。向道是畫中人。不能操

井曰。今若此。吾何慮焉。田百畝。桑五十株。女縑絲織絹。光潔無匹。賈人踵門。爭購之。得其值。納太平之賦有餘。生由是名花相對。無志功名。亦不復出游。吳會嘗有一絕句云。琴劍飄零久。惜身溫柔鄉。裏作齊人。功名兩字休。提問常對名花悟夙因。亦可想其閨房之趣矣。

上海縣署義犬

見同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申報

禽獸之中。惟犬最有義。古書記載所稱殉主守屍等事。已屬筆難盡述矣。乃至有五犬。纍纍相隨同殉者。則固自古所未聞者也。上海邑署之內。向有五犬。曆任宰官。皆給其飲食。無或缺乏。而犬亦馴謹甚。類皆愛而豢之。且以畜故。不責其素餐也。咸豐歲癸丑之秋。閩廣會匪作亂。陷邑城。署知縣事袁公死之。邑民殮公屍。殯於署署空無人。五大環伏柩旁不去。父老奉麥飯奠公者。以祭餘與之。五大爭相食也。公屢顯靈異。夜輒聞傳呼升堂聲。賊惡之。毀署廡。公柩露處。五大仍環守之。繼而居民盡竄。無復祭公者。五大遂相繼餓死。事定後。公死難事聞。詔建專祠。春秋特祀。今西門內。